



长胜大叔的工作是看场头。生产队的稻场上只有一排草房子,但是比较长,有十二间。房子一共开了三个门。一个门里放生产工具,叉子、摊耙、链枷、耕田用的犁、扫稻场用的大扫把、存粮的窝积,还有养小鸡小鸭子的草窝子等等。一个门是专供牛进出的,开得很大。冬天牛怕冷,必须进屋住才行。最多时生产队养了四头牛,都是长胜大叔一个人在侍弄。大冬天的,每天光是清理牛粪就要个把小时。长胜大叔的床铺就搁在牛住的风房子里。他觉得这样安排能保证牛的安全,自己也方便。还有一个门,里面放着生产队没有分配或分配以后多余的粮食。这个门上始终锁一把大铁锁,就连门搭子都是请街上的铁匠铺定做的,一般人根本撬不动。晚上睡觉的时候,长胜大叔是睡在牛房里,耳朵却放在这间屋子里。

这排房子北边三十来米靠近河边口的地方还有六个猪圈。猪圈里一般都养着猪。到每年的春节前几天,生产队就忙着杀猪了,有几头杀几头,而后按人口分配到每家每户。来年春天,又会有几头小猪在猪圈里哼哼。从养到杀到分配再到买小猪,全是长胜大叔一个人的事,任何人都不会插手。庄上的人都相信长胜大叔,做事公平,从不瞎来。几头猪杀下来,把肉排好,而后开始抓阄,确定分配的次序。长胜大叔做的阄每次都是叠得一展齐,谁都看不出什么破绽,所以不可能作假。分肉的时候,都是从每半条猪的槽头开始剥起,按顺序直到后座,一刀不错。猪头不好分。长胜大叔便在稻场上支口大锅,把几只猪头都下锅煮熟了,直接用手将肉剔出来,称个总斤两,还是按人口一家一户地分了。每当这个时候,长胜大叔都会享受一点福利:剔猪头肉之前,他会把猪的两只眼睛用手抠出来,一边笑着说,这个你们不要吧,一边就把煮熟的猪眼睛塞进大得有点夸张的嘴里。

其实,长胜大叔长得很不好看。一直示人的样子是:头发零乱,面皮枯黑,牙齿暴毗,眼似猪目。有时眼睛睛边上粘着一小坨眼屎,有时候两个嘴角渗出些白色的物体,瘡人呢。不过,庄上的人小孩都不计较长胜大叔的长相,有说有笑的从不躲他。但是,也没见过谁请长胜大叔到家喝上几两,偏偏长胜大叔是好这一口的。

长胜大叔并不寂寞。他的大儿子在民很孝顺,时不时弄两个菜陪父亲喝一口。生产队的稻场上有几个草堆,那时候生态环境好,一年四季,总有一阵一阵的麻雀飞到草堆这边觅食取暖,或者直接筑巢做窝。在民这个家伙喜欢动脑子,看见这些麻雀总是在眼前飞来飞去的,他想到了捕鱼的网。在民做了一张六米见方的网,斜戔在草堆边上。上头稍微往外支一点,用一根细细的竹竿撑着。竹竿的下边扣着一根细绳,他让长胜大叔坐在离草堆三十多米的牛房门口,牵着绳子的另一头。“看见麻雀进网了,你就这么一

拉。”在民为长胜大叔做了个示范。“晓得晓得。”长胜大叔有点嫌烦似的。

果然很有收获。长胜大叔几乎每天都能吃到小麻雀。在民变着法子做,油炸,卤,爆炒,红烧等等。长胜大叔很是满足。老伴虽然走得早,得了个大肚子病(其实就是血吸虫病),拖了两年多时间,还是撒下了长胜大叔,但两个儿子还挺孝顺的。在民没有结过婚。老二的媳妇倒也很上路子,不像有的人家媳妇恶声恶气的。家庭过日子,长胜大叔没受过什么冤枉气。

长胜大叔就很用心地看场头。我们生产队的稻场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不仅干净,还不汪水。下雨的时候,长胜大叔便盯着稻场看,哪里汪水了,便从河边口挑几担泥,简单地铺平了,再牵出一头牛来,套上石碾子,来回回回轧上几遍,平实得很。麦收的季节,从来不需要再整场。田里麦子割下了,直接上场等待脱粒。而且,平日闲置着的石碾子、滚笼都会被长胜大叔打扫干净,就像随时能够奔赴战场的士兵。

五十岁以前,长胜大叔的主要工作是扶犁把子。扶犁把子是个技术活,不是每个人都能玩得来的。生产队能扶犁的,那时候也就是那么五六个大劳力。长胜大叔不仅犁把子扶得好,关键是还懂养牛,他能根据牛的性格、体能,确定哪一天应该让哪头牛下田,下田以后干半天活还是一天活。这一点,庄上无人能和长胜大叔比。五十岁那年,长胜大叔的二儿子结了婚。家里三间平房,二儿子占了一间,考虑到老大的婚姻还有可能,长胜大叔不愿意让老大离开这个家,心里想,假如有人来相亲,老大连个屋都没有,太不好说话了。于是,长胜大叔就和队长商量,让他去看场头。长胜大叔心里的算盘不错,看场头既有了个住的地方,工分也不用愁了。队长想,也好,不然看场头老是安排人值班,也挺麻烦。那时候的晚上看见谁扛着床被子往场头走,或者早上看见谁扛着床被子往家走,就知道他是值班看场头的。但是,值班看场头,场头上隔三岔五的总是丢东西,怎么查也查不出小偷是谁。也得改一改了,队长想,弄个人专门看场头,责任心可能不一样。“长胜啊,如果你专门干这个活,你要当回事呢!”队长跟长胜大叔关照。“不好了,我是什么人,你队长晓得啊!”长胜大叔拍拍心口说。

果然不错,长胜把这个活看得很重,十分用心。自打长胜大叔看场头起,就没有再听说过丢东西的话,而且该做的事情长胜大叔一件也不含糊,队长和会计都觉得这个人用得对。庄上的人也都认为刘长胜这个人一辈子都是做的好事,而且是用心做好事。一直到长胜大叔七十岁那年暴卒以后,生产队换了个看场头的,大家都拿他和长胜比。时间稍久,庄上人都说,不如长胜,不如长胜……

祖父四天走失两次,幸遇一群好心人,他回家的路才未费周折。

前不久,祖父因肺部严重感染、脑袋糊涂,住院治疗了十天。回家以后,他身体虚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宅在家里听听收音机。没出半个月,他精神头已恢复如初,实在憋不住,索性就要下楼转转。

整天待在家里怕他烦懣,出门遛弯又怕他摔伤。老人岁数大了任性,还有小孩脾气,不让他出门,就会发牢骚。我们只得一再提醒他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上上周日,他午后小憩了一会儿,两点不到出门,竟然五点还没回家。我不禁感觉情况有些不妙,小区周边、蝶园市民广场附近,他平常待过的犄角旮旯,我寻了个遍,依旧不见人影。

情急之下,我拨打了住在老家的姨夫的电话——请他看看老人有没有打车回乡下。这两年,祖父和我们赌气,已独自回去过两趟。当时,我还猜想,这次偷偷跑回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既没有和我们发生口角,也没带走任何一件随身物品。没过十分钟,姨夫打来电话说,武安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将祖父送回了老家。当民警听说老人现在和我们居住在一起的时候,不厌其烦又驱

前几天,回老家搬移老爷柜,在老爷柜的底层,竟然顺出几只玻璃茶杯。大哥指着这些茶杯,笑着说:“这是你以前卖茶的茶杯。”

烈日炎炎,骄阳似火,一阵紧似一阵的蝉鸣,为滚滚而来的热浪不停地呐喊助威,整个大地就像一个大蒸笼。运河大堤的树荫下,一张小方桌,三五张小爬爬子(小矮凳子),桌上放着几只装了茶水的玻璃杯、几把芭蕉扇,杯子上盖了方的玻璃块当盖子。旁边还有两只装了茶水的铅桶(实际是白铁皮做的,我们这儿的人都这么叫,也不知道为什么),两只装了热水的暖水瓶,两只装了清水、用来洗茶杯和汰茶杯的脸盆。方桌的后面,坐着一个热汗涔涔、正在专心看着《少年文艺》的少年。这就是四十年前的我,以及卖茶的全部家当。

我的客人主要是那些把用船从大运河运过来的化肥、氨水,黄沙、水泥等物资挑到东平河的船上再运走的农民。他们一个个身披湿湿的、已失去原色的大手巾(就是一块一米见方的、沾了水的白色绽纱布,可以遮阳、降温、擦汗。实在热的不行,还可以直接跳到河里,用它擦擦身子),汗流浹背,还要不停地挑,直到货全部下完,经常要带晚,甚至要挑几天才能干完,有时候这批货还没下完,下批货就到了。喝茶,不仅仅是解渴,也是给自己找个借口,小憩一下。还有偶尔经过的汽车上的客人。那时候,虽然阅车无数,却从未见过有空调的汽车,主要还是以卡车和客车为主,汽车“吭哧吭哧”缓缓地

车将祖父带回市区。

后来,我打电话感谢那位报警的好心的祝女士才知道,步履蹒跚的祖父拄着拐杖,已经走到了离城区五六公里的国道旁。傍晚时分,刚好路过

的祝女士看见羸弱的祖父独自站在马路边拦车求助。满满善意的她不仅给老人买了矿泉水,还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为防止祖父再次走失,我给他做了一个吊牌,挂在胸前,家庭住址、联系电话一应俱全。没想到头一天刚戴上,次日,能救命的信息牌就派上了用场。那天下午,我接到了好心人钱女士打来的电话。这一次,祖父穿过国道步行到了龙奔。钱女士见老人胸前挂了一个牌子,左顾右盼像是迷失方向的样子,就将他搀进弟媳开的饺面店里,还倒了两碗茶水给口渴的祖父。

我们接祖父回家,对于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助人为乐的行为,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而她们的回答却更让人暖心:不用谢,举手之劳而已!谁家没有个老人,我们真诚地希望每一位需要帮助的老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爱。

又一阵暖流涌上心头。我在心底默默地祝福她们:好人一生平安!

驶过来,像一个负重的老头,“噗……”地一声长长的叹息,最后停在了茶摊前,一股热浪足以将人熏翻在地。司机们总能下车坐在小爬爬子上歇一歇,用芭蕉扇刮几下才走,客车上的乘客

再热也不肯下车,我只能听着他们的吆喝,把茶杯从车窗递给他们,心想:有钱坐车了不起啊,摆什么谱!后来才知道,花钱坐一趟车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被车子甩下了,就得走回去,这么热的天,这么远的路,不累死,也得脱层皮,而且钱也要不回来,所以,宁愿坐在车上热死、渴死,也决不下车!

刚开始,茶的品种就一种,家前屋后长的茶树上抹下的树叶,加水烧开。这种茶不仅有茶叶的回甘,还有一种青树叶的清香,凉下来既解渴又消暑。后来增加了大麦茶、桑树果子茶。大麦泡茶,必须先要将大麦下锅炒至微糊,放水烧开,再凉透,解暑效果自不必说。桑树果子学名叫桑椹,制作桑树果子茶就有点复杂了,每天要起早爬到树上,采摘新鲜的桑树果子。落在地上的是坚决不能要的,大人们说桑树果子只要落了地,就会被毒蛇吃过,人就不能吃了。新鲜的桑树果子采回来,要先拣一下,坏的不去除,一锅茶都会苦。烧好的桑树果子茶酸酸甜甜的,决不亚于酸梅汤。后来还发现,酸甜度也是可调的,想要酸一点的,就多放一些不太成熟的,想要甜一点的就多放熟透了的。

卖茶基本是自助式的,我从来不主动收钱,就用一个硬纸盒压一张字条,上写“每杯一分钱”,都是客人自动把钱摆到盒子里。偶有喝不给钱,或续杯不给钱的,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计较。喜欢喝热茶的,也是自己直接拿暖水瓶倒。扇子也是自己拿了就扇。大多数时间,我也只是看自己的书,有时也和他们聊一两句。最麻烦的事就是追树荫凉,为了躲避烈日的暴晒,茶摊一天总要移动好几次,追着树荫凉。早晚出摊都有家里人或小伙伴们帮忙,这中间时间可就很少有人来帮忙了,我只能一个人慢慢挪,蚂蚁搬家一般。但大多数时候,我的客人都会主动帮忙的。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卖一块多钱,茶叶和桑树果子是自己采的,大麦是自家的,柴火是平时拾的,水是大河里的(那时的河水是可以直饮的),几乎没有成本。要知道,那时候父亲的工资每月才三十二元钱!

这几只玻璃茶杯,承载着我少年时的一段记忆和梦想。

当太阳炎热着说话,当大地暴晒着喘息,当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的天空没有捎来一丝风的消息。

当年轻的女孩们穿着长长的丝袜、短短的裙装,脸上宽大的太阳镜,还有一顶漂亮的遮阳帽。她们的花裙子早已飘起来,从初夏到盛夏,从清晨到夜晚。当汗滴写着努力奋斗的青春故事,当冰淇淋的冰冻清凉驱散所有毛孔的热空气,当红瓢黑籽的大西瓜蜜甜的汁水流进你的心田。

夏天来了,又一个一年四季中最单薄衣衫的美丽季节。满眼满世界的长裙短裙,光脚凉鞋,轻松惬意。美丽的是衣裳,快乐的是心情,一道道青春靓丽的风景线,赏心悦目,随处可见。

夏天来了,广场舞跳起来,纳凉的人走起来。迎

夏天来了

夏天来了,当太多的烦躁累积,当太多的压抑等待着发泄,你听,天空中懂你心事的雷鸣,他叫来风,一阵又一阵的凉爽。他喊来乌云,又找来闪电,一道道炽热的白光。这所有的前言后语,这所有的前世今生,雨终于迫不及待地大踏步走来。夏天来了,这一季的日夜有多长?要喜了风,要爱了雨,要忍耐大太阳。因为炎热了,才感谢清凉。因为烦躁了,才珍惜平静。更因为有了不可或缺的夏,才懂得四季分明。

在三阳河、澄子河温柔的怀抱里  
在安大路、邮兴路宽厚的肩膀上  
一座千年古镇——三垛  
正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微笑的波光里  
岳飞手握宝剑 器宇轩昂  
一腔热血 报国忠良  
三伏墩痛击金兵  
三战三捷 威振四方

苏中军民 鱼水情深  
团结抗日 浴血奋战  
三垛河伏击战 名声远扬

秦少游 手持书卷 满腹经纶  
一生才气书写千古华章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深厚的情感 宽阔的胸膛

诗词碑廊绽放婉约豪放  
综合影剧折射幸福的霞光  
斗坛庙缭绕生活芬芳  
光福寺把催人奋进的晨钟撞响  
二  
难忘 2014年9月25日  
三垛人民用勤劳智慧  
为金水湾广场掀开华丽的篇章

和谐古镇,幸福三垛

王三宝  
这是百姓的健身房  
这是人口文化与健康知识  
相融合的课堂  
这是幸福家庭示范户  
集中展示的最美现场  
小憩石凳  
欣赏少游诗章  
孝悌 慈亲 家风弘扬  
蚕书传世 勤俭流芳  
传统美德 三垛人民的精神食粮

立身前行 放眼远望  
三垛民纯 风正 情长  
清幽之水 荡和谐波涛  
通达之路 扬甜美芬芳  
一只只罗氏虾鲜活透亮  
一批批消防器材走出工厂  
一件件精美服装在生活中闪亮  
三  
时代如潮 浩荡汤汤  
三垛人民把握脉搏 乘风破浪  
主镇经营,提质建设形象美  
建管并举,镇村联动环境优  
古镇文化,彰显特色人气旺  
转型发展,产城一体实力强

三垛人民巧布局 善规划  
做足“文、水、古”三篇大文章  
少游风情园 秦氏祠堂 少游学术研讨会  
“秦观故里”的名片  
如窖藏的美酒 弥散馨香

悠悠古韵是三垛的情怀  
它穿越老二街的心脏  
穿越明清繁华的走廊  
把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  
酿成玉液琼浆  
在三垛丰饶的土地上流淌

四  
啊!——  
古老年轻的三垛  
和谐文明的三垛  
幸福繁荣的三垛  
尽管国家重点中心镇  
国家生态镇的光环微笑在脸上  
尽管省卫生镇 省诗词之乡的荣耀  
闪亮在人间  
三垛人民不骄傲 不张狂  
谦卑谦卑再谦卑  
实干实干再实干  
用勤劳 智慧和胆量  
一点点积聚能量  
在新的起点上  
向着心中的目标  
扬帆远航